

泰國新政府的外交動向

羅石圃

泰國大選後的多黨聯合政府，經過一波三折，雖已于三月十九日贏得國會信任，但在外交政策方面，則表示將要求美軍在一年內全部撤離。泰國外交政策是否將改變？如果大家不否認外交是內政的延長，這些問題，我們都不難從當前泰國國內情勢求得解答。

一 首次聯合政府的流產

泰國于今年元月舉行大選，由四十二個政黨，提出兩千多名候選人，競選二六九個國會議席，其開票結果，有二十二個政黨分佔了國會議席：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|----|
| ① 民主黨 | 七二 | ② 社會正義黨 | 四五 |
| ③ 泰國黨 | 二八 | ④ 社會農民黨 | 一九 |
| ⑤ 社會行動黨 | 一八 | ⑥ 國家社會黨 | 一六 |
| ⑦ 泰國社會主義黨 | 一五 | ⑧ 新力黨 | 一二 |
| ⑨ 社會主義聯合陣線黨 | 一〇 | ⑩ 和平人黨 | 八 |
| ⑪ 巴差探黨 | 六 | ⑫ 泰黨(獨立黨) | 四 |
| ⑬ 復興泰國黨 | 三 | ⑭ 新民主黨 | 二 |
| ⑮ 阿捷北黨 | 二 | ⑯ 人民力量 | 二 |
| ⑰ 泰國國土黨 | 二 | ⑱ 勞工黨 | 一 |
| ⑲ 自由人黨 | 一 | ⑳ 農民黨 | 一 |
| ㉑ 經濟人黨 | 一 | ㉒ 開發內地黨 | 一 |

由于選票太過分散，沒有任何一黨擁有過半數的國會議席，祇有組織聯合政府，且須有三黨以上的合作方可組閣。民主黨既為泰國歷史悠久的政黨，大戰以後曾三度執政，其黨魁社尼巴莫(M. R. Seni Pramaj)即曾出任過閣揆，以此次大選佔國會議席最多的資格，所以當仁不讓，迅即出面籌備聯

合政府。就席位多少的次序而言，擁有七十二席最多數的民主黨所聯合的對象，應以次多數的「社會正義黨」為優先，但以社尼巴莫早有表示，該黨決不與當年他僥所領導的「泰聯黨」化身政黨合作，而「社正黨」即由舊「泰聯黨」人所組成，論領導人之間的關係而言：「社會行動黨」黨魁克立巴莫(Kukrit Pramoj)與社尼巴莫為同胞昆仲，但以兩人都新閣中屈居人下，亦形成沒有聯合的可能。

在不得已而思其次的情況下，民主黨唯有爭取國會議席居第三位的「泰國黨」及第四位的「社農黨」合作。然而三黨聯合，亦不過一一九席，所以仍不能不設法擴大組閣的聯合陣容，使原已感到內閣職位不敷分配的三黨聯合陣線，再要拉攏其他政黨加盟，勢必造成困擾。在十席以上的政黨之中，唯有左派的「社會主義黨」與「社會主義聯合陣線黨」，祇須遷就它們的撤出駐泰美軍及與毛共建交，再加上廢除「反共法案」等政策，無須分配內閣席位，即可在國會中投票支持。在大選時，曾一再表明不片面限定美軍撤退期間，及斷不犧牲中泰邦交以換取與毛共關係正常化的民主黨，其所以在籌組聯合政府的過程中，對外策立場有所修改，便是為了爭取左派政黨而形成。

不過民主黨所籌組的聯合政府，一直是一波三折，先是在競選國會議長時，其所提名的副黨魁，被「國家社會黨」領袖巴實(許敦茂)所擊敗，但當泰國黨臨陣折夥，並推出該黨祕書長察猜與社尼競選閣揆時，社尼又以一三三票而膺選組閣。不料在民主黨與社農黨兩黨聯合內閣已經組成，並在御

前宣誓就職後，終以施政方針未贏得國會信任而垮台。其實投下不信任票的，並非左派政黨，右派政黨如立場一致的「社會行動黨」、「新力黨」，甚至連民主黨的議員，也有不少入臨陣倒戈。顯示此一聯合內閣未得到國會信任，一方面是政策左右含糊不明，另一方面也是失于人和。

二 多黨聯合政府渡過了第一難關

當「泰國黨」推出其祕書長察猜與社尼競選閣揆時，曾得到十八個政黨應允聯合，至民主黨與社農黨所組成的聯合內閣垮台，該黨迅即與關係密切的「社會正義黨」、「國家社會黨」等，再展開組成多黨聯合內閣的活動。但以察猜與社尼競選閣揆僅獲得五十二票，顯示聲望不符，「社正黨」黨魁德威在大選中落選，國社黨領袖巴實已當選議長，遂決定以閣揆給予「社會行動黨」黨魁克立，以拉攏該黨加入聯合內閣陣營。經過國會通過以克立為閣揆，並奉國王欽命，已將新閣組成，其名單如下：

國務院長——克立巴莫（社會行動黨）

副院長——巴曼（泰國黨）

國防部長——巴曼兼任

副國防部長——加蒙海軍上將

外交部長——察猜（泰國黨）

內政部長——汶登（社會行動黨）

副內政部長——汶勒（社會正義黨）、巴谷（泰國黨）

財政部長——汶米（社會行動黨）

副財政部長——英納恭（泰國黨）

商業部長——通育

交通部長——薛瑞（泰國黨）

副交通部長——汶雅、安南

農業部長——德威（社會正義黨領袖）

副農業部長——泰恩、阿南

工業部長——蘇林（社會正義黨）

司法部長——雅艾（社會行動黨）

泰國新政府的外交動向

副司法部長——汶恭
教育部長——尼布宏（社會正義黨）

副教育部長——巴碩存、蘇克瓦

衛生部長——巴春

副衛生部長——烏泰

國務院事務部長——普瑞達

大學部長——倉恩^①

由此一號稱為八大政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，從閣員名單中，已表明實際入閣的，祇有「社行黨」、「社正黨」、「泰國黨」等三黨，而無黨派的閣員則多至十人，其餘未入閣各黨，則祇要求接受它們的政策，便可在國會中支持，所以克立政府的施政方針，乃由各政黨共同擬訂而成。

就克立所領導的社會行動黨外交立場言，他于上年八月間對美國「新聞週刊」記者已明確的表示，在答覆記者問及「閣下如出任閣揆，對美軍在泰駐留的態度如何」？很明白宣稱：「美軍駐泰乃由泰國政府邀請前來，所以改變此種安排，以及要求美軍撤離的任何步驟，都須謹慎從事，由我所主持的政府，將尊重美方意見，或可能商酌在五年逐步完成撤離」。對泰國與毛共關係正常化的問題，更明確指出：「我同意我們的立場，不能作迅速承認，必須慢慢地試圖通過貿易、體育及文化交流等行動，以謀求關係正常化，然後始可準備作外交上的承認」。^②

其實被視為當年他儂所領導的「泰聯黨」化身的「社會正義黨」，及以「泰聯黨」人為基幹的「泰國黨」，在對外立場上亦與「社會行動黨」相同，並在大選前，聲明不主張駐泰美軍撤離，然而在擬訂向國會提出的施政方針，為了爭取佔有四十一席的各社會主義政黨支持，乃不得不接受「泰國社會黨」的主張，限定美軍在一年之內撤離，及標明將謀求與毛共北越建交，所以在三月十九日，新政府能贏得國會投票信任。

三 外策並非如新聞報導的斷章取

義

對克立所主持的泰國新政府，在外策上是否作大幅度的左轉？我們須從

多方面來解答此項問題。從其施政方針關於外交政策的原文看，並非如新聞報導的斷章取義。其有關撤軍部份：

「……對美軍及九十三師（退入泰北的滇緬寮邊區華人反共軍之總稱），若如目前情勢，將在友誼談判下，使美軍在一年之內撤離，但此舉並非意味泰美友誼的變化，反之如情勢有變，若戰火擴大且延至泰國，則將重新考慮」。

「至于九十三師官兵之撤出問題，必須先予調查，視他們已否歸化？對仍為華人的，將以談判使他們撤離，或決定將他們武器收回，由于軍人的存在有賴武器」。

有關中泰關係及泰國承認北平政權部份：

「泰國將不主動向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，如台北不堅持一貫的原則，在泰國與北平建交後，仍有意維持中泰邦交，泰國對中華民國及毛共並設大使館均表歡迎」。並未說明泰毛何時建交。^③

正如社尼所指出的，克立政府向國會所提出的政策大綱，不過是騙人的空言^④，若加以深入剖析，便不難看出，此一批評並非過甚其詞。如對美軍撤退，雖已明確限定為期一年，但註明在戰火擴大且延至泰國的情勢下，則將重新考慮，這與華府所一再聲明的，駐泰美軍將隨中南半島情勢的緩和而決定撤退的緩急並無不同，亦即表示唯有在越高戰局迅速降低，泰共叛亂漸平時，始對美方提出在一年以內撤出所有駐泰美軍的要求。在當前鄰邦戰火擴展，由毛共訓練的三千寮共武裝已侵入泰北，並揚言將佔領清來等四府地區，是否為要求美軍撤退的時機？誰也無法答覆此一問題。

所稱九十三師，此一被毛共視如芒刺在背的前滇緬寮邊區反共武裝，乃于一九五三年及一九六〇年兩次撤離緬甸時，志願留在泰北開墾，並經聯合國四國委員會徵得泰國同意劃定墾區的中國難民總稱^⑤。這批曾在滇緬寮邊境縱橫多年，使毛共及其卵翼的緬寮共武裝不敢當其鋒的健兒，在移居泰境後，雖已放下武裝，但對接受毛共支援訓練的泰寮共侵襲，仍然以「反繳械」的方式向敵人奪取械彈以反擊敵人，已成爲泰國邊防軍警的重要支援力量。一部份已歸化泰國，參加了地方自衛部隊擔任邊防，或已取得「隨身證」而成爲具有永久居留權的僑民。至于他們在泰出生的子女，依照泰國新憲法，都具有泰國國籍，所以新政府的政策大綱，規定具有泰籍者及將仍爲華人而收

回其武器之九十三師人員，仍可在泰國居留，便是說明無意迫使他們撤離。與毛共建交而無意與中華民國斷交，及歡迎雙方在曼谷並設大使館，在此項原則下，首先是北平不能不能與泰國建交？然後才是台北考慮應否關閉駐泰大使館的時機。這亦即表示泰國新政府不能接納毛共與其他國家建交的要求，縱使祇承認一個中國，但斷不否定兩個政府。所以這仍然是克立在大選前所表示的對毛共關係，必須逐步作試探的立場。

四 從對內政策看外交動向

克立在擬訂施政方針時，曾經指出：「外交問題，遠不及內部安寧的重要」^⑥——亦即內政重于外交，如果我們不否認外交是內政的延長，在窺測泰國新政府的外交動向時，便不能專着限于施政大綱的外策部份，必須兼顧到其內政方針，始可掌握外策的來龍去脈。

其內政部份，在經濟建設目標上，特標出：「反貧窮，期使每一成年人的月入，不低于一千銖（約相等于新台幣二千元），在五年之內，達到人人都有工作的目標」^⑦。很顯然，泰國要提高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收入，便必須改進農耕技術。由于泰國農田祇種一季水稻，對灌溉與水土保持及選種施肥等工作均被忽視，以致農民收入甚低。自我國派遣農耕隊赴泰國協助改進農耕水利等，推行每年二期至三期農作物，已使每一農戶每年收入節餘自六〇五銖，增至一〇、八五〇銖，使服務期間三度延展，至上年底，再應泰方之請，延長三年，服務地區，由中部平原擴展到北部山區^⑧。這說明泰國新政府期望達成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收入，便無法捨棄我國農技的協助。何況泰國的土地改革已刻不容緩，更須向我借鏡。

發展工業，擴大貿易，這是增加國民收入及就業機會的基本工作，我廠商在泰投資，佔泰國歷年來外資總額的百分之四點四，僅次于日本及美國而居第三位。我應聘在泰的長期工業技術人員，佔泰國外籍技術師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四，居第二位而僅次于日本^⑨。至于中泰貿易額，更是逐年激增，且從去年開始，泰方已由入超轉變爲出超，這又顯示中泰經濟貿易關係的密切。更重要的，是決定工業發展前途的電力，在沒有煤礦及石油的泰國，值此原油漲價時期，便唯有寄望于原子能的發電，而由我國協助其建立的原子發電

廠，已于上年着手興工。這都說明泰國新政府爲達成其經建目標，在外交上便無法捨我從毛。

泰美良好關係的保持，對泰國經建工作尤爲重要。如今年二月廿四日，泰國商業部經濟廳宣佈：一九七四年外貿入超多達七十五億九千萬銖，但外匯存儲，則比上年底，反增加了四億六千餘萬美元，乃因獲得外國援助及貸款，其實乃以來自美國的居多^⑩。單以美援贈款而言，便有六百八十萬美元^⑪，其他長期低利貸款尤超過此數，而軍援費用且不在其內。美國對泰的軍經援助數字，既由美軍駐泰而激增，片面限定美軍一年撤離，難免影響華府削減援助額，這已使新政府的經建工作增加困難。何況爲駐泰美軍直接間接受僱與服務業者不下十萬人，將因此增加政府安置就業的負擔。再加上兩萬五千美軍在泰的消費，如以每人每月四百美元計，全年亦將損失一億美元。如果外國貸款與投資，乃含有因美軍協防可保安全的條件，則更難免隨美軍的撤離而減少外資與貸款。這便無怪乎泰國在野黨人，指摘新政府的施政方針祇是表面文章。

在軍事目標方面，指稱將增加軍隊力量，以符合需要情況。泰國軍隊總兵力，由六〇年代初期不及七萬人，到一九六九年的三軍總兵力十一萬人，其中海、空軍各佔二萬五千人，此外尚有一萬二千人在越南戰場。美國協防泰國的軍援數額，也由五〇年代的七百萬美元，激增到一九六八年的兩億九千二百萬美元^⑫。至一九七二年以後，雖有削減，但裝備訓練等供應，仍須倚賴美國軍援。然而華府對泰軍援的激增，主要原因，便是由於對基地的酬庸，在美軍撤退後，自難望華府再維持原有的軍援數額，兵力又何從而擴充？一九七二年，他農政府爲填補美國削減的軍援額而提出加稅法案，所引起的國會反對風潮^⑬，前車之鑑，泰國新政府自當記憶猶新。這更顯示要求美軍在一年內撤離，與擴充國防兵力填防的內外政策相互衝突。

五 內在壓力及其來由

我們在探討泰國新政府的外策時，斷不能不先了解其所受的內部壓力。泰國一向是以外交代替國防，在西方勢力東來，使東南亞國家多已淪爲西方列強殖民時，泰國得以巍然獨立，不是靠兵力強大，乃是得力于靈活的外交

泰國新政府的外交動向

，週旋于英法諸國，不僅使列強相互牽制讓泰國成爲緩衝區，並競相示惠，使她得以取消不平等條約及領事裁判權的朱拉隆功國王，曾經留下一段遺訓：

「泰國爲一小國，人力有限，不能與強國從事戰爭，必須八面玲瓏，與人無爭，不能過份親近某一強國，亦不能過份疏遠某一強國。」

此一被泰人視爲外交圭臬的遺言，至二次大戰期間，由國務院長鑾披汶（Luang Pibul Songgram），與攝政乃比里（Nai Padi Panomyong）商定分扮親日與抗日角色，遂演變爲兩面外交。約定由前者迎接日軍和平登陸暹羅灣；後者組成「自由泰」地下抗日政府與盟軍取聯，所以在戰時既未遭到日軍蹂躪，勝利後也未被判爲戰敗國，使泰國知識份子都認爲正是得力于靈活外交。然而乃比里以泰共領袖在戰後取得政柄，幾使泰國不戰而赤化，至陸軍警察以政變奪回政權，當他逃入大陸後，又在北平建立泰共組織，于策動海軍將當時的國務院長鑾披汶現持到某一海島與其會晤，再協定由他在毛共羽翼下成立泰共偽政權，但不以兵爭，如緬寮高越不守，即由他依照大戰後的前例回國重掌政權，亦即實行所謂「明交自由陣營，暗結毛共」的兩面外交。

由于鑾披汶依照秘密協議，甘讓泰共非武裝活動，使毛共直接派遣的特務隨大陸貨源源入泰，以致泰國共黨實力大增。據當時警方資料：共黨已由數百名增至一萬二千人，其中泰人兩千，華人一萬，而附共者則近十萬人。一九五七年的陸軍政變，便是慌于泰國即將沉淪于由大陸而來的紅流。其後重整國防軍備，供給美軍基地，接受美國軍經援助，乃在國防思想上放棄了兩面外交。一面與美國及自由盟邦出兵越寮，阻共黨國際侵略于國境之外；一面加強軍警實力，及接受美國經援實施經建，防阻泰共叛亂顛覆，俾由繁榮導致和平。

從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九的十年，爲泰國小康時代，經濟成長率爲百分之七，國民平均所得，每年約增加百分之四點五，新興工廠與大專職業學校，也到處林立，所培養的各項人才，也逐年激增。不料正于軍方還政而重新舉行大選時，越戰付于巴黎和談，美國已開始作撤軍準備。毛共一面將受其豢養二十年的泰共首領乃比里移居巴黎，一再宣稱毛共無意向泰國輸入戰爭，祇需泰國不與它爲敵；一面經由泰共設在雲南的廣播電台，號召泰人羣起推翻「他農反動集團」，同時宣佈依照毛澤東路線成立「泰國人民解放軍」總部

。于是國會議員紛紛主張改善泰毛關係，知識份子以外交代替國防的傳統思想復活，甚至國會議員公然要求政府接回乃比里界以與毛共談判特使之任務，俾以建交換取北平放棄對泰共叛亂的支援。遂促成軍方一九七二年的再度政變。^⑭

美軍在越南撤離所帶給泰國的防務與經濟兩大問題，使青年學生在面對就業困難而感到苦悶的情況下，認為共黨的禍亂，乃由軍政府放棄以外交代替國防的傳統思想所造成，所以主張推翻軍人政權，實行民主政治，收回美軍基地，與毛共北越建交，及廢止「反共條例」，便可求得國泰民安。在由政壇增壇再退回杏壇的政人推動下，于是有前年十月的流血學潮，乃得有由大選產生的民主政府。然而民主政治並非萬應藥膏，尤其是多黨聯合政府，在前內閣因政策方針未取得國會信任而流產之後，克立政府的新政策便不能不先着限于如何渡過國會的第一關？在贏得信任投票後，萬一無法兌現，如引起倒閣風潮時，即有行使解散國會之權。何況在外策方面頗具彈性，且有穩定而並不遷就左派的立場。

六 彈性政策與平衡目標

就新政府對撤退美軍的政策而言，克立就在就任閣揆後曾對記者表示：如金邊政府被推翻，必須使駐泰美軍加速撤離，這便無異對美國東南亞政策的考驗。因為美軍駐泰，在依據「東南亞公約」爲此一地區盟邦協防，自巴黎和議簽署後，美軍仍留駐泰國基地，乃表示華府對越高寮盟邦並非抽手不管，其在泰的龐大空海軍力，尚具有嚇阻作用。如果坐視共軍縱橫越南撕毀巴黎協定，及金邊政府沉淪于紅流，則美軍便沒有繼續在泰駐留的必要，縱使泰國政府不向華府提出撤軍要求，華府亦將主動撤退，其爲期可能尚不及一年。

不過美國政府放棄對越高協防，乃受國會反戰派的脅制而情非得已，所以在泰國撤軍，仍不會不在可能範圍內謀求防堵共黨勢力繼續南伸，所以必需在泰國沿高寮邊境重築防線，使寮國右派部隊與高棉駐守暹羅、馬德望的反共軍，能夠得到來自泰邊的支援，藉以穩定反共基地，這在泰國的立場，仍然可以阻禦國際共黨侵略于國境之外，以便于對內剿共。所以泰國新政府的擴充加強軍力的內政方針，與其要求美軍撤退的外策並不衝突，美國政府

亦將盡其可能給予軍援。

對共黨陣營而言：北越與蘇俄對泰國容許美軍駐留——尤其是河內，早已攻擊得力竭聲嘶，蘇俄暗中盡力斡旋泰國與北越改善關係，亦無異促使泰國要求美軍儘速撤離。然而毛共則口是心非，雖表面上與北越一致抨擊泰國的美軍基地，並由其卵翼的泰共，不斷藉此作爲曼谷政府「出賣國土」的罪名，但實際上則唯恐駐泰美軍撤離，以免爲蘇俄勢力所取代。這從周恩來今年元月接見泰國現外長察猜時，表示贊成美軍繼續駐泰，以便對抗蘇俄勢力擴張^⑮，此即是他真言的吐露。雖然他事後否認，但祇是爲了唯恐開罪于河內及印支各國共黨陣營。

泰國新政府要求美軍在一年內全部撤離，對共黨集團，乃表示傾向蘇俄北越，此既可便於蘇俄從中斡旋泰越（北）關係改善，使河內撤回其作爲支援泰共橋樑的難民，又可促使毛共不得不向泰爭籠，且可對美國示以顏色。這是克立政府在外交上的平衡，其對內作用，亦可以此塞左派之口。因爲泰國青年學生所興起的親毛浪潮，乃認爲與毛共建交，即可以阻斷由大陸輸入泰國的戰爭。然而周恩來對巴實已有明白表示：它與泰國友好雖可放棄對泰共叛亂的支援，但斷不能不支援泰人爭取自由的鬥爭^⑯。所以泰國當政者近年來固然都強調改善泰毛關係將使之正常化，但實際上都不敢與毛共建交，其作用乃在安內。

毛共同樣對泰國不能不採取友好行動，但又不敢以放棄甚至降低對泰共叛亂的支援以換取曼谷的友誼，否則泰共武裝勢必被蘇俄經由北越的支援而攫奪。但又由于它經過十年的支援泰共武裝奪權，始終祇能在邊境竄擾，而蘇俄所訓練的泰共強調以和平手段展開奪權鬥爭，居然在一夜之間推翻了他農政府，所以迫使毛共對泰國不得不企圖使和平與武裝兩線並進。當桑雅政府上年底宣佈廢止「五十三號」禁令時，毛共一面表示歡迎泰國貿易代表團訪平；一面又轉播泰共聲明，呼籲泰人「以武力推翻泰國政府」^⑰。在克立政府表示將與北平建交的同時，由大陸而來的泰共武裝亦湧入泰北^⑱，這都是毛共不能不籠絡曼谷政府，但又不能不加強支援泰共的基本原因。

七 結論

泰國新政府的外策，仍是遵循桑雅政府的原定路線而趨向平衡外交，在

表面上不依附美國，但實質上仍然站在自由陣營，以改善對毛關係平衡蘇俄及箝制北越，因北平與河內對寮共泰共已有尖銳的爭端。但又斷不能不保持中泰良好關係以制毛，以使三百多萬華僑華人都能在我政府影響之下而反共反毛。問題是毛共會不會容許泰國與它往來而不建交？泰國國內左派是否會掀起親毛浪潮？新政府能否抵得住左派的壓力？

桑雅政府外長乃乍崙在本年元月七日曾經指出：「毛共對泰國必須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的立場十分諒解，所以北平亦並未催促與它建交」^①。而多年來一直高唱改善泰毛關係的泰國前外長他納(Thanat Khoman)，指出泰毛建交問題，新政府也祇有拖延。現外長察猜，在今年元月訪毛後經過香港時，亦稱泰國與毛共不能匆匆建交，必須逐步推行，毛共亦有同感。^②至于泰國左派或難免與起親毛浪潮，但亦不能不顧慮堅決反對與毛共建交的軍方，再以政變奪回政權。回顧泰國戰後的歷次政變，都是由於親毛份子的猖狂所促成，如果新政府無法排除親毛浪潮的壓力，民主政制便難以維

高棉戰局與美國政策

張耀秋

一 毛共支援棉共叛亂

施亞努於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被罷黜以後，成爲「亡命親王」，近年在毛共的羽翼之下，和其昔日的敵人棉共攜手，組成所謂「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」的聯合政權，自任元首。毛共製造一個「柬埔寨傀儡」，並積極支持棉共加緊擴大叛亂，是爲了達到赤化整個中南半島的企圖。

自金邊陷入棉共的重圍後，二月廿四日周匪恩來曾與施亞努在醫院中會談，翌日，施亞努即發表聲明，重申棉共決心把反對美國及龍諾政府的鬥爭進行到底的立場。三月三日，施亞努再度發表聲明，強調棉共「永遠也不會」和龍諾政府談判，並嚴重警告美國不得給予龍諾政府新的財政和其他援助。七日，施亞努發表第三次聲明：「強烈譴責」美國援助龍諾政府。十三日施亞努發表第四次聲明：竟狂妄叫囂在金邊設有大使館的國家，緊急關閉其使館，完全撤出其外交人員及僑民。上述的四次聲明，顯然是周匪恩來的

持，這也顯示新政府有維護其外交基本立場的力量。

註①「中國時報」，本年、三、十二。註②美國「新聞週刊」，一九七四、八月五日出版。註③⑥⑦曼谷「世界日報」，本年、三、十，及十八，刊載克立政府定十九日向國會提出的施政方針，及克立就此方針對記者的談話。註④曼谷「世界日報」，本年、三、十九。註⑤聯合國「曼谷四國軍事混合委員會」檔案。註⑧「中國時報」，一九七四、十、八，及世界日報，八、卅。註⑨「東南亞經濟面面觀」，「新生報」，一九七四、元、十五、十六，周光斗撰。註⑩香港「華僑日報」，本年、三、十，社論。註⑪「世界日報」，本年、元、一。註⑫美國「當代歷史」(Current History)，一九六九、十二月號，執筆人卜託維(Richard Butwell)。註⑬⑭「泰國政變的背景與評價」，本刊、十一卷、三期，拙著。註⑮⑯⑰⑱「泰國大選與政局展望」，本刊、十四卷、三期，拙著。註⑲中央社曼谷電，本年、三、廿四。註⑳曼谷「世界日報」，本年、元、七。

指使下而發表的。

三月一日棉共頭目尹薩瑞從棉共盤據地乘專機飛抵北平，匪僞「國務院副總理」紀登奎當天晚上曾舉行宴會「歡迎」，會中紀匪大肆煽動高棉共黨加緊包圍金邊，並抨擊美國對高棉龍諾政府的援助。紀匪強調：毛共將遵循毛魯澤東的「一貫教導」，堅決支持高棉共黨把赤化整個高棉的鬥爭進行到底，直到取得所謂「徹底勝利」。

此外，毛共於二月廿八日派了一個由匪軍「新疆軍區司令員」楊匪勇爲「團長」、匪軍「空軍副司令員」曹匪里懷爲「副團長」的十人「軍事代表團」到達北越勾搭，並在河內停留了逾半月之久，這個「代表團」此次赴北越的主要目的有三：

(一) 共匪爲加速軍援棉共，除了要求北越協助轉運軍事物資之外，並商討運輸路線及沿途防空等問題。

(二) 共匪與北越商談在高棉戰局明朗化後，施亞努在高棉的地位問題，並